



童年里的老冰棍

范广学

夏日里的一早,我走在街上,忽听卖老冰棍的吆喝声,多么熟悉的声音,扯住了我的目光,不远处,停着一辆卖老冰棍的电动车,我上前扫了一元码,老板从柜中取出一支老冰棍,我剥掉老冰棍外包纸,舔一口,冰凉甜爽,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童年。

在没有电扇、空调和冰箱的年代,酷暑盛夏清凉解暑最好的方法靠的是扇子和老冰棍。扇子是葵扇、蒲扇和纸扇,轻摇扇柄,凉风徐来;老冰棍是舌尖上的一道凉味,凉到口里,爽到心里,二者是那个年代夏日里的一道清凉标配。

在乡下,越是天热,越是有骑着单车卖老冰棍的身影,后车座上载着装满老冰棍的冰棒箱,他们一边走村串户,一边大声吆喝“卖老冰棍——”,不一会儿就围上一堆人,小孩子最多,急巴巴地目光把冰棍箱扫了一遍又一遍,五分钱一支,有的用钱卖,有的拿来鸡蛋换……小时候,我也只是偶尔吃支老冰棍,有时候父母买一支老冰棍让我们兄妹几人共享,一人一口,因为家里难为,吃口老冰棍也是很奢侈的。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诱惑,偷拿了一个鸡蛋去换,被玩伴告密,挨了好一顿臭骂。夏天在水塘里洗澡偶有意外收获,在塘边草丛里发现鸭蛋,偷偷藏起来,等听到卖老冰棍吆喝声响起,赶紧去换,躲到没人的地方再慢慢享受。

夏日里最解暑的还有西瓜,大人们买来西瓜,往往先泡在打来的井水里冰镇,等切开吃时,寒凉逼人,清爽可口。但最划算的还是老冰棍,一支老冰棍可以慢慢舔上好久,那感觉就如舒爽了一个世纪。炎炎夏日,怎能少了老冰棍,但我们也会制作简易冰水来弥补遗憾。村东头有口百年老井,井水冬暖夏凉,清冽甘甜,我们从井里打来井拔凉,倒在瓷碗里,拌入糖精,用筷子搅一搅,待溶化后,慢慢倒入空玻璃罐头瓶里,一瓶淡红或浅绿的冰水告成,喂一口,口舌生津,甜凉舒心。

时光匆匆,一路走来,汽水、冰茶、雪糕、冰淇淋、冰沙、酸梅汤、雪碧、加多宝等众多冷饮产品纷纷抢占城乡市场,老冰棍仍是一枝独秀,花花绿绿的包装,形形色色的口味,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,枣泥冰棍、豆沙冰棍……还有更多的冰棍相继开发出来。

家里买了冰箱后,我也曾做过老冰棍,头天晚上买来塑料模具,将开水和白糖按比例融合,待融化后,液体微黄,晾凉,倒入模具中,放入冰箱冷冻,次日早上,我取出模具,用湿抹布敷一会儿,就脱模了,我的老冰棍算是做成功了。那种冰凉的感觉,像夏天里的一缕清风,吹拂着脸庞,不再那么令人烦躁了。

老冰棍,从童年里走来,是舌尖上的一缕乡愁,夏日里的一抹清凉。

半边天

平桥区 朱跃杰

我在农村插队期间,常听到对女同志称为“半边天”,这一称谓源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一句响亮口号,即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。事实也确如此。那时农村妇女,不涂脂抹粉,不整容美颜,不追求时尚,她们衣着朴实,或扎长辫,或扎短辫,或留齐耳短发,却个个精神饱满,地里农活,家务琐事,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,说她们是半边天,可谓名副其实。

半边天,当然少不了领头雁,那时生产队都没有妇女队长,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,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,大约三十七八岁,矮矮的个子,黝黑的脸庞,一头短发,显得非常精干。当年有句顺口溜“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。”妇女队长别看官职小,可不是花拳绣腿的摆设,承担着繁重的分工派活任务,同时自己还要事事冲在前,才能使其他社员服气。

有一年冬季,开展农田基本建设,生产队男劳力整修机电灌站,妇女则组织担塘泥,我当时体瘦个矮,生产队照顾我,跟着妇女一起担塘泥。起初以为这活很简单,没想到一挑湿漉漉的塘泥,看上去不起眼,分量却非常重。当年挑塘泥用的工具是箢子,是用竹子编的,外形像簸箕,一担塘泥重量,少说也有七八十斤,我在家里没干过这种活,挑着塘泥往两里外地里送,一会儿扁担就晃悠起来,压得喘不过气来,加之自己不会换肩,用一个肩膀挑,走不远就要放下箢子歇息一下。

回头再看看妇女队长,娇小的身材,看似弱不禁风,挑起一担塘泥,却步履轻盈,疾步如风,一会儿扁担换到左肩,一会儿扁担又换到右肩,她往地里送了两趟塘泥,我连一趟还没有送到,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。由此联想到,当时我们正排演的一个表演节目,歌名叫《铁姑娘班》,歌词大意是“鲜艳红旗迎风飘,妇女们扛着大镐进了山,前面走咱们的女队长,紧跟着飒爽英姿的铁骨姑娘……”。这首歌,不就是写我们的妇女队长吗?

当年的农村妇女,在生产队是半边天,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,回到家里,却是大半边天,什么哺育儿女,烧锅做饭,缝缝补补,洗洗浆浆等家务,都落到妇女头上。那时城里大男子主义渐微,男人下班回去后,还干点家务;而在农村大男子主义依然有市场,或许农村男人干的活太重、太累的缘故。而妇女则没这个待遇,农活再苦再累,收工后就慌忙往家赶,来不及洗把脸,就手忙脚乱在锅台上下忙绿,伺候

一家人的吃喝。我们那里不知何时,流传一句俗语“女人不是人,面条不是饭”,遇到家里来客人,饭菜端上桌后,自己就在厨房里随便扒拉一口。假使一个家庭须臾离开了妇女的料理,那非乱作一锅粥不可。

我下放初,曾在房东陈汝禄大叔家住大半年,耳闻目睹了陈大娘辛苦的家务劳作。陈大娘四十多岁,一生哺育三儿二女,长期的艰苦劳作,满脸布满岁月的沧桑,看上去就像个老太太。无论中午还上晚上,生产队已收工,她第一个冲进家门,从门楣上取出钥匙,一头扎进厨房,点柴火,淘米,洗菜,炒菜,一气呵成,满屋的烟灰,顶一块头巾用以遮挡。在闲暇时,也没有得闲,在门前小池塘里洗洗涮涮,一家人的衣服,都在这石板上焕然一新,石板磨平了,棒槌也敲细了,一年四季,从未停歇。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“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”这种为家庭甘愿奉献的伟大母性,就是支起一个家庭的脊梁,也是中华民族得以世代繁衍的力量源泉。

繁重的劳作,有时半边天也需要发泄。导火索大都是家庭矛盾,或大吵一架,或大骂一通,出出气,就能消消气,也有心胸狭窄的,为此走上极端。那时家庭也没什利害冲突,都是一些家务琐事,既没有“小三”插足,也没有桃色新闻,这种事在当时视为作风问题,被人们不齿。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,有时也可以是压倒自己最后一根稻草。

有一年初春,万物复苏,乍暖还凉,生产队已准备春耕备播。我当时有事请假几天,就在我请假这几天,生产队发生令人意外的一件大事。我回生产队后,社员老水告知我这件事的来龙去脉;小福的父母亲,在一天雨夜发生争执,小福父亲在争吵中,咄咄逼人,寸步不让,这让日夜操劳的小福妈感到心寒,一气之下,离家出走,小福爹以为这只是消气,就未引起重视,自己倒头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,仍未见小福妈回来,感到事态严重,立即组织家人四处寻找,不幸的事,在村东头的小树林里,小福妈意自缢身亡。经年累月的劳作,家人缺少关爱,使其无奈地走上极端。

半边天,这一当年对妇女的称谓,在今天早已时过境迁,但那曾经由此发生的一些人和事,却久久萦绕在我的眼前,至今也难以遗忘……

信阳市文学院 协办